

密碼。

小羊和小狼看著對方，愣了好一會兒。小羊回過神，扭頭就要逃，小狼回過神，丟下拐杖就要追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小羊停下腳步問：「昨天扭傷腳的是你嗎？」小狼也停下腳步問：「昨天那個在小屋裡的是你嗎？」不知道為什麼小羊不再害怕，牠緩緩的走向小狼，冒出一句話：「我們可以成為朋友嗎？」小狼也不想追小羊了，可是腦中浮出媽媽的話：「看到羊兒就要獵補。」同一個時間，牠的腦中也浮現昨天夜裡的情境，小狼的內心不斷的掙扎著，最後牠點了點頭。

小羊從籃子裡抓了一大把青草，遞給小狼，小狼傻傻的接過那把青草，呆呆的望著。小羊又抓了一把青草「往嘴」塞，小狼學著小羊把青草塞進嘴裡，牠突然發現「青草也一樣美味可口。從那時候起，小狼就下定決心不再吃肉，因為那把青草，小狼改變了自己；因為那把青草，化解狼和羊長年來的怨恨；因為那把青草，見證了小狼和小羊的友情！」

不同年紀的孩子，有不同的解讀與想法，經過對話相互激發、整合，強弱與性別、食性與角色、主宰與恐懼、友誼與誘惑、單純的善良，小孩傾向維持友誼，食物可以再找的居多，因為破壞的友誼難再恢復。這麼沉穩的說法，聽起來彷彿是個很老的生命。故事是有意複雜，生命是無意也複雜，高年級的女孩統整出一個這樣的續篇，即使思考過的還需要經過試煉方且為真，但成長的過程中，總好過來不及思考就措手不及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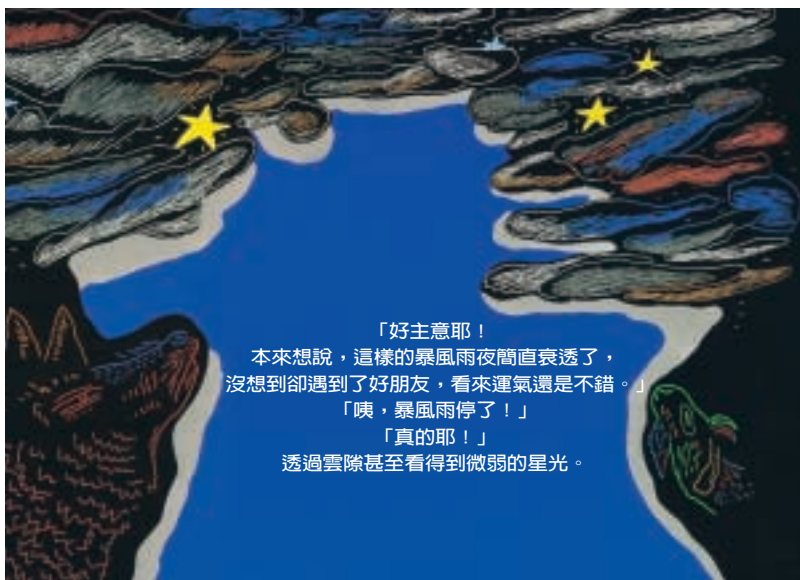
這系列故事我看了已出的三冊，孩子則只聽了一

冊。當我看到第二冊，

羊和狼見面脖子上都帶了便當，其實我們在說完第一冊之後討論故事發展時，早就有低年級的小孩建議狼和羊見面一定要約定各帶自己的便當，否則就要約定好每見面一定要先吃飽才不會有危險的情節。這是跟第二冊裡不謀而合的片斷，小兒獻計也並非全無可觀，有意思得很。

與孩子在共同的情境裡對話，是一種相互的激發、碰觸、思考、調整，小孩有小孩突圍找出路的方式。一本書有

百種人的解讀，一個故事有百種人參與言說，有人說透過閱讀，我們要把孩子教到這麼超齡、早熟嗎？其實孩子在故事裡的過招，反應一些底層，還是趣味多過真相。成人世界是一個不可逆的版本，少有孩子能在無菌室裡長大，擔心這個問題的時候，倒不如大人先學會如何與孩子打開對話的機制，在讀與說之間，開放而認真的思考才是共同的成長。



打開一本書

文／凌拂 圖片提供／印刻出版

回不去的老路

《流逝》裡講的是一種走樣，

一種流回來但又倒不回去的老路，流逝的歲月，艱辛裡走樣的是女人，不變的男人。

王安憶為大陸當代重要的小說家之一。當王安憶在臺灣有漸受注目的時候，我知道她有號稱《三戀》、《小城之戀》、《荒山之戀》、《錦繡谷之戀》，備受爭議的成名作，乃至後來佳評如潮的《長恨歌》，但是，在一股熱潮中，我還只是在報上片斷讀她的連載《富萍》，所謂的海派，繼祖師奶奶張愛玲之後的又一新起之秀。真正到手，開始完整閱讀的是她的這本《流逝》，這是我認識王安憶的開始。後來便又同時找來了她的《米尼》以及《小說家的十三堂課》，隨著王安憶在文革那樣一個黯淡無光的時日，迴盪穿梭於上海弄堂裡沒落的飛簷雕樑，聽她娓娓道出市井黑巷紛擾瑣屑的生活，幽黯與庸俗同在，一忽兒又在新世紀的承平歲月裡，看她在上海復旦大學，連續上了十三堂的小說課，找尋小說和現實世界並不對應，獨立之外存存的心靈世界。

我讀她的《流逝》。翻開一口氣往下，絮絮叨叨，

耳裡全是聲

音，竟然讀到一身躁熱，連個斷句喘息的空隙也無。書裡她的每一個字都是速度，

咻咻咻咻，發箭一樣，一字一字像子彈，透過文字感覺到她那個人就像文革時期的端麗一般，精神過了頭，敘述文字也像吵架一樣，編纂情節既溜又轉，年節似的，興興頭頭鬧沖沖，可是她寫的卻是小人物的耽溺、嘆息、感傷與瑣碎。

透過她的《小說家的十三堂課》裡，可以知道她向真實世界取材，呈現著她的心靈世界。她的一字一句都是映照之後反射出來的真，生活的刻痕一點也不浪漫，字是安安靜靜的，可是她的小說讓我覺得聒噪，



到處都是聲音，絮絮叨叨，從來沒停過，而且越來越大聲，一路大到漲滿人的耳膜，像海一樣。她說生活是流動的活水，她尤其是其中的一滴，完形的，大大的一滴，叭噠叭噠叫人不看到也難。就像她的小說裡，多多寫信回來，告訴媽媽端麗很快就可以回家，但這來自於遙遠的很神秘的指令，是個不可以說出來的秘密，而端麗卻讓來來十分響亮地唸了出來。王安憶的小說就是這樣，那是一個遙遠的神秘世界，來自於看不見的心靈，但斑斑點點都是要向現實裡取東西，所以叮叮咚咚，十分響亮，讀她的文字，無字無句不有聲音，但她說的是生活的哀嘆、庸俗與瑣碎。

《流逝》裡講的是一種走樣，一種流回來但又倒回去的老路，流逝的歲月，艱辛裡走樣的是女人，不變的男人。她寫文耀這個懦弱的男人，花鈔票的時候，刷刷點出一百元錢，那風度大方而優雅。男人的歲月窮了之後，而再富起來，花起錢來留得住那個派頭，還是很漂亮，而端麗呢？端麗是女人，澀縮的十年過去，她彎下腰，滿意地撫摸新購的櫃子，還來得及抓住一點流逝的尾端，青春勃發，很快的忘了曾經的日子，忘了是忘了，可是直起腰來，原來的那個世代已經交替過了。

王安憶的用字，和她的小說論點一樣，展現的是實惠精神。端著麻利，一本書裡叮叮咚咚響的全是筆下的世故人情，遠遠深過現象世界。她把她的哲理思惟用在這裡，藉著這個提昇，找到她安身立命的心靈的

歸屬。

《流逝》裡王安憶嘲諷的就是生命的無聊，窮也無聊，富也無聊，因為老叫別人憶苦思甜，一如端麗，但是自己手裡端著了好東西的時候，就什麼都忘了，那樣辛苦的文革十年，不堪回首，端麗好日子裡的悵惘來時，也忘了過往的曾經，記得的也只是叫別人記得那曾經的不堪而已。熬出頭來的，總該汲取一些什麼經驗與教訓吧，否則白白的十年，若只是完完全全的恢復到從前，豈不是等閑十年就這樣平平白白的過了。這是端麗想的，但是端麗認為生活裡該汲取的，其實是王安憶冷眼裡看世道變遷，莫可奈何的嘆息與著急的地方。

小說是聒噪的，訴說著種種人生，反覆的都是一樣又一樣的心緒，這是繼張愛玲之後文革的那個時代，背景裡儘是雞毛蒜皮細末的計量，尷尬的過度的空檔，飽滿的失了，再有的還沒建立，只能找這些空閒裡的瑣碎填補。這本書裡收錄了兩篇小說，另一篇《「文革」軼事》裡的語言描寫一樣，老讓人想起張愛玲。同樣的上海，即使時代遠了，生息還是一樣，不停的起伏著，只是，透過文字，王安憶比張愛玲更多些人間氣息，張愛玲遠遠的站在小說外看著這個人生與世界，王安憶熱呼呼的在小說理密度濃縮的彈著她的調性。上海淪陷的那個年代有張愛玲，上海復甦的這個年代有王安憶。她們的人物故事裡都有一種恍惚，那是她們寫人生，寫生命的一種方式。